

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与你们个别交谈。

Jorge Lui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Borges

博尔赫斯谈话录

Borges at Eighty:

Conversations

[美] 威利斯·巴恩斯通 编

西川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Jorge Lui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Borges

博尔赫斯谈话录

Borges at Eighty:

Conversations

[美] 威利斯·巴恩斯通 编

西川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BORGES AT EIGHTY: CONVERSATIONS, Edited by Willis Barnstone.

Copyright © 1982 b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languag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nslation rights licensed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publish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尔赫斯谈话录 / (美) 巴恩斯通编 ; 西川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0 (2015.1重印)

ISBN 978-7-5495-5780-6

I. ①博… II. ①巴… ②西… III. ①博尔赫斯, J.L. (1899 ~ 1986) - 访问记
IV. ①K837.8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700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出品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雷韵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韩凝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190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2次印刷

定价: 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原序 001

1 神秘的岛屿 005

为什么不谈谈另一座神秘的岛屿？为什么不谈谈曼哈顿？当一个人想到曼哈顿，他就会想到纽约这座大众的城市。不过它会使你失明，就像太阳会使你失明。太阳当然是神秘的。据我们所知，只有鹰能够直视太阳。我无法一睹纽约，不是因为我双目失明，而是因为纽约使我失明，与此同时我又爱着它。当我说到纽约时，我立刻就想起了沃尔特·惠特曼。

2 当我醒来 037

当我醒来，看到的是糟糕的事情。我还是我，这令我惊讶不已。

3 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 079

因为我发现我是在逐渐失明，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沮丧的时刻。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那时我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开始发现我被包围在没有文字的书藉之中。然后我朋友们的面孔消失了。然后我发现镜子里已空无一人。

4 我只代表我自己 099

博尔赫斯代表着我所嫌恶的一切……
我只代表我自己……

5 人群是一个幻觉 139

人群是一个幻觉……我是在与你们个别交谈。

6 但我更偏爱做梦 163

我想我重形象胜过观念。我不善于抽象思维。正如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做的那样，我倾向于以寓言和隐喻的方式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我的看家本领。当然我不得不时而做一些笨拙的推论，但我更偏爱做梦。

7 作家等待着他的作品 187

请允许我似是而非地说——既然我们都是朋友，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作家等待着他的作品。我想一个作家始终被他写出的东西改变着。所以他开头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合他的心愿。而倘若他继续写下去，他将发现那些东西总是在把一只铃铛敲响。

8 时间是根本之谜 207

我想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其他东西顶多只是难以理解。空间并不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空间的宇宙，比如，一个音乐的宇宙……时间问题把自我问题包含在其中，因为说到底，何谓自我？自我即过去、现在，还有对于即将来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预期。

9 我总是把乐园想象为一座图书馆 235

我知道我命中注定要阅读，做梦，哦，也许还有写作，但这并非我非做不可的事。我总是把乐园想象为一座图书馆，而不是一座花园。

我们也被埃德加·爱伦·坡所创造。这是位璀璨的梦想家、悲哀的梦想家、悲剧性的梦想家。

10 噩梦，这梦之虎 291

我时常为噩梦所困扰。我感到，如果我是位神学家——幸亏我不是——我就会找到赞美地狱的理由……噩梦会使人产生一种特殊的恐惧。噩梦，这梦之虎。

11 面对镜子我始终心怀恐惧 329

面对镜子我始终心怀恐惧。在我儿时家里放着些讨厌的东西。有三面大镜子竖在我的房间里。还有那些光滑可鉴的红木家具，就像保罗书信中描写的晦暗的镜子。我害怕它们，但我是个小孩，什么也不敢说。

后记 天言智者 373

原 序

1975年的圣诞之夜，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中气氛紧张。博尔赫斯与我共进了晚餐。博尔赫斯面色黯淡。尽管我们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喝着美味的葡萄酒，一边谈着话，但是这个国家潜在的阴郁却笼罩在我们心头。最后，该走了。由于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司机们正在罢工，我们便只好步行。彬彬有礼的博尔赫斯坚持要首先将他的朋友玛丽亚·儿玉送回家，尽管她住在这座巨大城市的另一端。但是这对这位七十五岁的老诗人来讲没有什么不便，因为他喜欢走路，特别是在夜晚，而这也给了他一个同我漫谈的借口。我们在风中，在警觉的微暗的灯光里缓缓穿过城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博尔赫

斯对街上每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对他凭着失明的双眼不知如何看到的建筑，对稀稀落落的行人，似乎越来越敏感。忽然一辆公共汽车驶来，玛丽亚跳上车去，我们这才回过头来朝博尔赫斯的寓所走去。

现在玛丽亚已经安全地坐上了回家的车，至少我们希望如此。博尔赫斯便放慢了脚步。起初我以为他大概是忘了归路，因为他在谈到某个重要问题时，走几步便停一停，并且左顾右盼，就仿佛我们迷了路。然而不是，他想谈谈他的妹妹诺拉以及他们的童年时代，谈谈四十多年前他在巴西、乌拉圭边境上所看到的那个挨了枪子儿的黑人，谈谈他那些在十九世纪的内战中扛枪打仗的先辈们。他的手杖常常敲打在破败的人行道的坑坑洼洼上，每一件小事都会让他停下来，像演员一样伸出手杖，舒展一下四肢。我一直觉得，博尔赫斯的性格与他私下的谈吐至少同他的作品一样既意味深长又富于机智，而至少对我来讲，正因为有了这种契合，才确定了他的写作本身。黎明时分我们回到他那幢楼房。又一次长夜漫谈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圣詹姆斯咖啡馆。整整三

个小时我们只谈论但丁和弥尔顿。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开始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在我们就要离开他的住处去马克辛餐馆吃晚饭时，我对他说：“博尔赫斯，我总是不能一清二楚地记住你说过的话，我能记住一切，但就是你的话记不住。”博尔赫斯挽住我的胳膊，以一种典型的似非而是的口吻安慰我道：“记住斯威登堡¹说过的话，上帝赋予我们大脑以便让我们具备遗忘的能力。”

要我一一记住我们在飞机上、汽车里、街道上、饭馆里、起居室里的那些长时间的谈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以这种稍微正式的方式为大家录下了他那惊人的坦率、困惑和睿智。以我的经验，还没有什么人曾这样像苏格拉底一样与别人交谈过。他的谈话中充满了深刻的、动人的沉思与反驳。我们多么幸运，录下了他的思想，录下了他几小时的谈话，他曾以令人异常敬佩的友情同别人交谈了一生。

1976年，博尔赫斯花了三天时间在印第安纳大学参

1 伊曼纽·斯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者，最著名的作品是讨论来世的《天堂和地狱》(1758)。

加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的对话活动。1980年春天，在威廉·T. 帕登基金会、印第安纳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系、比较文学系和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共同主持下，他作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纳大学，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博尔赫斯 1980 年的那次美国之行中，他还访问了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一路上边走边谈。在芝加哥大学，他参加了一次大型的对话活动。在纽约笔会俱乐部，他回答了阿拉斯泰尔·里德和约翰·科尔曼的提问。他还曾在迪克·卡维特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露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特勒图书馆，众多活跃的人们聆听了他的谈话。在那里他说：“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与你们个别交谈。”离开纽约后博尔赫斯到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了一个由该学院与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讨论会。这是博尔赫斯自 1967 年在哈佛大学任诺顿诗歌教授以来第一次重返坎布里奇。

威利斯·巴恩斯通

1

神秘的岛屿

印第安纳大学，
1980年3月

为什么不谈谈另一座神秘的岛屿？为什么不谈谈曼哈顿？当一个人想到曼哈顿，他就会想到纽约这座大众的城市。不过它会使你失明，就像太阳会使你失明。太阳当然是神秘的。据我们所知，只有鹰能够直视太阳。我无法一睹纽约，不是因为我双目失明，而是因为纽约使我失明，与此同时我又爱着它。当我说到纽约时，我立刻就想起了沃尔特·惠特曼。

豪尔赫·奥克朗代尔（以下简称奥克朗代尔）在座的诸位都想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有所了解。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下简称博尔赫斯）但愿我了解他。我对他已然感到厌倦了。

奥克朗代尔 你能否带着我们浏览一下你自己的图书馆？哪些书是你青年时代所爱读的？

博尔赫斯 我现在喜爱的书就是我从前喜爱的书。我最初读的是斯蒂文森¹、吉卜林²、《圣经》，我曾先后读过爱德华·威廉·雷恩和伯顿的两种《一千零一夜》的译本。³

-
- 1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英国小说家、诗人，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巨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等。
 - 2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营房谣》、《生命的阻力》、《丛林之书》、《基姆》等。
 - 3 爱德华·威廉·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的删节版译本（1840，1859）和伯顿爵士（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的十卷本（1885）均由埃及校订本译出。

我现在依然在读着这些书。我一生中读的书不很多，大部分时间都在重读。1955年我的视力弃我而去，使我难于阅读，从那时起我就没读过什么当代作品了。我想我一辈子也没读过一份报纸。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但是现在却远远地避开我们。只有历史学家们，或那些自诩为历史学家的小说家们才能了解现在。至于今天所发生的事，那是宇宙全部神秘的一部分。

所以我更喜欢重读。我在日内瓦学习过法文和拉丁文。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甚至忘记了拉丁文是一种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使用一种蹩脚的拉丁文，因为我说的是西班牙语，但是对于拉丁文，我总是充满了向往，一种怀乡之情。而这也正是许多作家所感受到的今非昔比。我的英雄之一，萨缪尔·约翰逊¹就很成功地做了用英文写拉丁文的尝试。克维多²、萨韦德拉·法哈

1 萨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常称为约翰逊博士，英国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词典编纂家。

2 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 (Francisco de Quevedo, 1580—1645)，西班牙讽刺作家和诗人，巴洛克时期的著名作家。

多¹和贡戈拉²用西班牙文写出过很好的拉丁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回归拉丁文，我们都在努力这样做。让我回到正题上来。在日内瓦我自学了德文，因为我想阅读叔本华的原著。我找到了一种十分惬意的学德文的方法，我建议大家都这样做，如果你一点儿德文也不懂。就这样试试看：找一本海涅的《漫歌集》——这很容易——再找一本德英词典，然后就开始读。刚开始时你会感到为难，但两三个月后你就会发现，你在读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也许你不能理解它，却能够感受它，那就更好，因为诗歌并不诉诸理性而是诉诸想象。

当我的视力下降到无法阅读之时，我说：这不应该是结束。正如一位我应该提到的作家所说的那样：“不要大声自怜。”不，这应该是一种新经验开始的证明。于是我想：我要探索我祖先使用的语言，他们或许在摩西亚，在当今称作诺森伯兰的诺森布里亚说过这种语言。³我将

1 萨韦德拉·法哈多 (Saavedra Fajardo, 1584—1648), 西班牙学者、作家。

2 路易斯·德·贡戈拉 (Luis de Góngora, 1561—1627), 西班牙诗人, “贡戈拉诗派” 创始者。

3 诺森伯兰 (Northumberland) 是英格兰最北部的郡。诺森布里亚 (Northumbria) 是中世纪的盎格鲁人的国, 在今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东南。

回到古英语。因此我和几个人，其中包括玛丽亚·儿玉¹，开始学习古英语。我记得一些诗歌片断，很好的诗歌，其中没有一行感伤的话。这是武士、牧师和水手的说话方式，你会发现这一点，在基督身后大约七个世纪左右，英吉利人就已经面向大海了。在早期诗歌里，你发现大海比比皆是。在英格兰的确如此。你会发现像“on flodes æht feor gewitan”（航行于大洋的惊涛骇浪）这般非同凡响的诗行。我是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远航至此的，我很高兴来到你们大陆的中心，这也是我的大陆，因为我是个十足的南美人。我的大陆就是美洲。

自那以后我接着学习了冰岛文。实际上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学习冰岛文了，因为我父亲曾送给我一本《弗尔松萨迦》，这本书由威廉·莫里斯²译成了英文。我陶醉其中。我父亲后来又送给我一本日耳曼神话手册。但是这本书更应该叫做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既然德国、英国、荷兰，陆上斯堪的纳维亚都已忘记了

1 玛丽亚·儿玉 (Maria Kodama, 1937—)，博尔赫斯的日裔女秘书，在博氏垂暮之年成为他的妻子。

2 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纺织品设计师，与拉菲尔前派过从甚密，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驱。

所有有关神祇的故事。记忆保留在冰岛。两年前我曾去冰岛朝圣——我记得威廉·莫里斯称之为“北方神圣的土地”——不过我的朝圣从我小时候读莫里斯译的《弗尔松萨迦》和那本日耳曼神话手册时就已经开始了。冰岛为我们保留了关于北方的记忆。我们都受惠于冰岛。我很难说清我到达冰岛时的心情。我想到萨迦，想到埃达。¹当我想起埃达时，我想到一首名为《格陵兰诗篇》的诗。它不是格陵兰北欧人写的就是格陵兰北欧人唱的。诗所讲的是 Attila²，这是撒克逊人的叫法，北欧人称之为 Atle，日耳曼人则称之为 Etzel。我已经谈到冰岛，我已经对你们讲了我去到那里、看到那里的人们时，看到我周围那些和蔼可亲的巨人时，我是怎样感觉的。我们所谈的当然是关于古老北方的萨迦和埃达。

我已经说过那几乎是一座神秘的岛屿。现在我要接着谈第二个同样神秘的岛屿——依我看所有的岛屿都是

1 萨迦指中世纪冰岛各种散文形式的故事和历史。埃达指的是十三世纪冰岛的两部作品，一为散文埃达，一为诗体埃达，是现代研究日耳曼神话的最完整、最详细的材料来源。

2 Attila 为北欧传说中的匈奴王，为了得到古德卢恩（Gudrun）的财产继承权而娶她为妻。他杀死了古德卢恩的兄弟，最后为古德卢恩所杀。